

◎ 鼎之轻重

筭

天使奥斯卡◎作品

CUANQING

清

有一个时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黑暗的时代，最耻辱的时代，
数十年的苦难，从这里开始。

豪气干云的小人物，让历史重写，让世界震撼。

用热血换回祖国的尊严。

太白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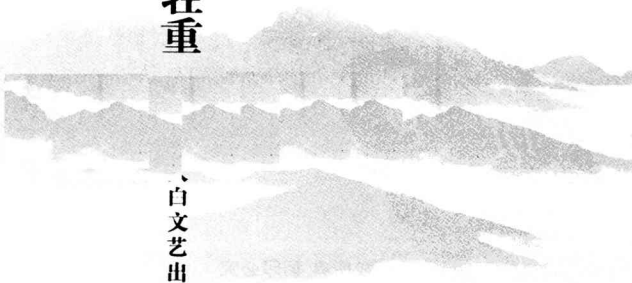
篆

天使奥斯卡◎作品

CUANQING

清

鼎之轻重



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纂清.5/天使奥斯卡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80680-890-0

I.①纂… II.①天…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0911 号

纂清

- 著者 天使奥斯卡
出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
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0 印张 300000 字
版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80-890-0
定价 29.80 元
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伍
鼎之轻重
集
卷

第一百五十五章 ·001·
后院起火

第一百五十六章 ·008·
捉狐行动

第一百五十七章 ·017·
上海之行

第一百五十八章 ·024·
借力入教

第一百五十九章 ·032·
谈判前夕

第一百六十章 ·039·
特使夜访

第一百六十一章 ·046·
较量

第一百六十二章 ·054·
夜闯香坛

第一百六十三章 ·061·
夜半枪声

第一百六十四章 ·070·
谈判

第一百六十五章 ·080·
我是谁

第一百六十六章 ·089·
包揽把持

第一百六十七章 ·101·
请君保重

第一百六十八章 ·114·
酝酿危机

第一百六十九章	•120•		
会见			
第一百七十章	•127•		
接头			
第一百七十一章	•136•		
大变在即			
第一百七十二章	•146•		
小姐留言			
第一百七十三章	•154•		
抉择			
第一百七十四章	•161•		
分裂			
第一百七十五章	•168•		
力挽狂澜			
第一百七十六章	•175•		
杀心初起			
第一百七十七章	•185•		
风起北地			
第一百七十八章	•194•		
大乱初起			
第一百七十九章	•204•		
伺机而动			
第一百八十章	•212•		
僵持			
		第一百八十一章	•222•
		北上平乱	
		第一百八十二章	•235•
		夫复何求	
		第一百八十三章	•248•
		南苑乱起	
		第一百八十四章	•256•
		割袍断义	
		第一百八十五章	•265•
		痛下杀手	
		第一百八十六章	•273•
		香教扑城	
		第一百八十七章	•283•
		血色帝都	
		第一百八十八章	•294•
		大清崩塌	
		第一百八十九章	•303•
		驾临京城	
		第一百九十章	•312•
		底定天下	

后院起火. 第一百五十五章

两江督署内宅门口，徐一凡身着军服，笔挺地站在那里，正和自己的一帮媳妇儿表演十八里相送。

两江督署内宅自从洪杨之乱以来，几代总督中，除了李鸿章，都不是豪奢之人，而且当官的也有不修官衙的诀窍，异地当官儿，就算将游宦的内宅修治到天上，一旦调职，只能便宜别人。

所以，当徐一凡住进来时，前院公署垃圾成堆，内宅更是破败得不成样子，不过，李璇李大小姐是对生活品质颇为讲究的人，她住进来，当然要大加整治了。

徐一凡也是旁敲侧击才盘问到自己这位未婚妻的家底，自从她跟着徐一凡回来，家族产业，她已经有百分之四点七五的股份了，只能吃红，不能转卖。爪哇李家这四点七五的股份，岂是小瞧得了的？一年分到李璇名下的就有几十万两关平白银的股利。听到这些，徐一凡忍不住泪流满面，说起来，自己官儿做那么大，坐拥中国膏腴之地，却是没有收入的。

朝廷给他发俸禄养廉，可当他赶荣禄离开朝鲜时，朝廷就停发了；韩老掌柜那里照理说有自己的份子，可自从两者分道扬镳，那份子自然也分文没有了。他都督两江，要给底下人开工资开俸禄，可有谁发钱给他？

现在事情那么多，也没时间专门订一个条例，规定他这个当头儿的每月该拿多少钱。以前还能从公费里开支一点儿，现在文官班子上了轨道，一个管政务局的唐绍仪，一个负责殖产兴业的盛宣怀，两人都把经费卡得死死的，就连每月的军

费，都不过他的手，而是直接从唐绍仪那里拨付。

一次，从江宁城赶往汤山视察部队，在路上看见挑担子卖木柴火馄饨和汤圆儿的，徐一凡的馋劲儿上来了，可一摸腰里，分文没有，最后还是溥仰和陈德帮他付的账！

家里的一切开支，现在都靠着李璇，徐一凡不折不扣地吃起了软饭。不过，李璇也有一点儿好处，自从那次在朝鲜闯营被乱棍赶出来之后，就算她支撑着家计，也绝不会朝徐一凡的公署里迈半步，有时候实在闷了，就带着杜鹃和洛施坐马车在江宁城里游玩一下，在后湖野餐一次，在这一点上，徐一凡也不拘管于她。

李璇这小丫头原来也是每月领零花钱的主儿，现在跟了徐一凡，一下子变成了小富婆，单纯地享受着花钱的快感，从没想过要借着这个在徐一凡面前说点儿什么……

徐家的家用有李家在支撑着，李大雄这种聪明人当然知道绝不能借着这一点说什么，单靠徐一凡是李家快婿这个名义，已经是绝好的助力了，再去说些什么，就是落了下乘。

徐一凡心知肚明，这李家算是外戚，扶摇直上那是铁定的事，再说，他的政策本来就是殖产兴业，扶植、加速资本集中，迅速进行工业化，李家势力的发展，也不算偏离他的方向。他的志向是天下，等天下全部掌握在手中时，李家的势力和全天下的力量比起来，就显不出什么了。

正因为这些，徐一凡这软饭便吃得心安理得。现在若为了争这个面子，聚敛私财，整治家当，那才叫没出息呢。

不过个把月的工夫，督署的内宅已经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单单从内宅入口处看，围墙全部都换成了大理石的，移栽的南洋常绿乔木，密密麻麻地爬满了围墙。下人的身影不断地在旁边走来走去，人人都穿着呢子号服，小丫鬟们更是围一领兔皮围巾，衬得小脸儿红扑扑的。

内宅里一尘不染，每个下人都穿着软底鞋子，起落无声，真有豪宅的气象。内宅门口挂着两盏洋式煤气灯柱，更是合江宁城都没有的新鲜玩意儿！

李璇站在门口，正柔情似水地替徐一凡整理军服领子，抿着嘴笑问：“这次要出去几天？”

洛施和杜鹃在旁边打下手，可谁也不敢抢到李璇前面去，她们只是从南心爱、南英爱手里接过徐一凡出行的衣服和洗漱用具，转递给陈德和溥仰。

眼前这群莺莺燕燕，都是老子的禁脔，杜鹃和洛施不用说了，就连李璇今儿也出奇的温柔。

男人出门办事的时候，女孩子殷勤送别，最容易让男人踌躇满志。

徐一凡瞧着李璇那张俏脸，翻过年，李璇就十九岁了，正是女孩子的黄金岁月，青涩退了一些，可还未成熟。现在，她倾城倾国的姿色，更添了一点儿温柔的风韵，从他现在的角度看过去，还可以看到少女高耸的胸部，虽然不如杜鹃的壮观，但也足够可观了……不能再想了，再想就更不想走了。徐一凡偷偷地咽了一口口水，在心里发誓：这次出差回来，怎么也要吃掉李璇！这么一个大美女放在身边这么久，竟然没有和她进行真人PK，说出来真是暴殄天物……

他笑着趁机握住李璇的手，李璇的脸微微一红，任他抓着。

“你别问了，用不了几天就回来了。这几天你打算如何过？”

李璇白了他一眼：“我才懒得问呢！你爱去几天就去几天，就一件事，去上海，别再带个人回来，丑话说前面，我可不让进门儿！这几天，我有的是地方去，阳山碑材、明孝陵、牛首山，一下雪，搭起双层挡风帐篷，在里面生上炉子，再带好多好多好吃的，看雪景野餐，南洋可没这样的景色！实在不行，我还有条游艇呢，到长江上玩儿去……”

几句话说得徐一凡真不想走了，这么腐败的生活，还是未婚妻付钱……最后想想，一咬牙，一跺脚：“我走了！等大事情忙完，我再好好陪你，成不成？”

李璇笑着将手抽出来，不轻不重地打了徐一凡一下，眼神里又多了几分温柔：“注意点儿身体！忙得连内宅都回不了几次，杜鹃和洛施天天把嘴撅得老高，都知道你辛苦……”

徐一凡一笑，心头微微有些暖意，这些儿女情长的话不能再说了，再说可就完没了啦！他朝杜鹃和洛施微微点头示意，挤挤眼睛，坏笑了一下，转身便大步走开了。

几个女孩子在门口看着他挺拔的背影渐行渐远，心里有自得，也不乏哀怨：这个可是要掌握整个天下的男人，还是她们的，只可惜，陪她们的时间太少了……

待徐一凡的身影看不见了，李璇才转过身来，小脸上全是老奸巨猾的神情，她对杜鹃和洛施大声宣布：“老爷在江宁，我们不能分他的心，现在他离开了，我们的‘捉狐行动’正式开始！”

瞧她脸上那跃跃欲试的神情，真不知道是吃醋，还是觉得这样比较好玩儿？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那个莫名其妙冒出来的秀宁伤害了李大小姐的自尊！

徐一凡没有时间陪她们，倒是经常和秀宁一谈一两个时辰！李璇是极骄傲的女孩子，在南洋，整日被一群小伙子当做女神，洋鬼子小伙甚至舍弃公职来向她求婚，给徐一凡当了未婚妻，又成了家族的宝贝，现在，这个秀宁居然把徐一凡的目光从她身上吸引走了，她倒要见识见识，这个秀宁到底是何方神圣？

杜鹃重重地点头，这事儿本来就是她先提起来的。

洛施这个长腿高妹最是真娇憨，别看她个儿那么高，心地却是三个女孩子中最纯善的，还不知道什么叫争宠。徐一凡难得回一趟内宅，她觉得能在这难得的时候腻在徐一凡身边就足够了。现在有吃有穿，什么事情都有人服侍，每天府里都会送进来那么多新鲜玩意儿。在会友镖局的时候，不但要去当女镖师保内宅，下了值还得伺候病老爹，挣的薪水还得帮哥哥还赌债……现在这已经是天上的日子了，还有什么好争的？她眨着大眼睛，畏畏缩缩地想朝后躲。

李璇看见洛施不争气的样子，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洛施，你到底帮不帮我？”

杜鹃也扯她：“咱们不都说好了吗？”

洛施可怜巴巴地问：“老爷真的不会生气？”

“他凭什么生气？我可没有干扰他半点儿公务！他在江宁，我一直忍着没去找那狐狸精的麻烦……我可能是大房，这事儿我若不能管，还有什么事是我能管的？你们不去，我自己去！”李璇扬起了秀气的下巴。

杜鹃还在扯洛施：“你不去，我可陪李小姐去了，到时候，别怪我不和你说话！”

三个女孩子当中，杜鹃的危机感最重。李璇的地位不用说了，洛施背后还有一个王五呢，论起亲厚来，她最弱。比起在床上伺候老爷，她也不如洛施娇憨，什么样的招式都敢随徐一凡的要求摆弄，就算她努力向洛施看齐，也不如这个长腿高妹自然。可是，杜鹃却是三个女孩子中性格最倔强的，有三分马贼窝里长大的野气，为了自己在内宅的地位，她什么都敢做！

二对一，更别说李璇身后那对已经摆出如临大敌架势的朝鲜双胞胎了。

洛施委委屈屈地点头：“好吧，我去就是了，大不了我们一块儿挨老爷骂。”

李璇顿时笑靥如花，跳过来挽住洛施的手：“好妹子，你不是喜欢我那条京巴吗？送给你了……徐一凡，哼，我才不怕他呢！谁叫他先瞒着咱们找这个狐狸精呢！”

马车之上，徐一凡猛地打了一个喷嚏，他揉揉鼻子：“谁在背后念叨我呢？那帮洋鬼子？”

马车外，坐在车辇上的溥仰探头进来：“大帅，怎么了？”

徐一凡摆摆手：“没什么！出来之前，你回家看你老姐姐没有？”

溥仰自从请假复归之后，就少了很多没心没肺的愣头青味道，整个人看起来深沉了许多，当差也更加仔细小心，只是眉宇之间常有郁郁之色，也不知道这小子到底在想什么。

对这对旗人姐弟，徐一凡是觉得略微有点儿亏欠的，不过还是那句老话，各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没得抱怨。

溥仰板着脸点点头：“瞧过了！大帅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徐一凡摆摆手，溥仰放下车帘，又回到了车轱上。

陈德坐在另一边车轱上，看了溥仰一眼，心里嘀咕：大帅又问起这小子的老姐姐了，是不是把身边戈什哈都变成小舅子，大帅才放心？

徐一凡早将那些杂念抛在脑后，这次上海一行，就看自己能还一个什么好价钱了！这边大事底定，北上的大业就在日程表之内了……北地的情报，还没有汇总过来，可他有一种预感——血色乌云已经笼罩在直隶上空，从刘坤一之死开始，也许一场空前大乱就在眼前了！时间紧迫啊！

徐一凡的脑海中浮现出谭嗣同的面孔，这个书生，现在已经被时代捧上了风口浪尖！复生啊复生，你有这个预感没有？你将如何应对？不论如何，请你别牵扯五哥，我们兄弟两个，都亏欠他不少！

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客厅内，大英帝国上海领事巴纳德·戈德史密斯，在上海租界的上流人物中，是跺一跺脚四下都要颤抖的人物，这个时候却笔直地站在一旁，随时招呼仆役上来服侍来宾。

他不过是英国南部一个银行家的三儿子，没有任何家产，靠父亲帮忙，谋得一个体面的外交职位，在赴任之前，他的父亲给了他五千英镑，表示对他的帮助到此为止，今后如何，那是他一个人的事情。

殖民地外交官清闲而舒适，四十出头的巴纳德很快就以完美而无可挑剔的绅士风度在上海的洋人社交圈中出了名。大英帝国现在的重心不在远东，而在近东以及南非，不需要他在这个领事职位上做出什么成绩来。可是，当徐一凡坐镇两江，帝国的外交家们突然将目光集中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却发现巴纳德先生在赛马、舞会、牌局中花费的时间似乎多了一点儿，并不能提供清国南方变化的情报，而徐一凡向大英帝国进行交涉的时候，竟然绕过了他，直接找到了英国驻华公使何伯！

他在白厅地位比较高的朋友透露，上面对他的工作很不满意，他也不是传统的政治家族出身，哪里能找到什么靠山，要是调职回国，他的豪奢殖民地生活已经让他颇有点儿负债，这下可怎么得了？难道要和那些破落贵族的公子哥一样，靠着诈、赌维持生活吗？

眼下在客厅坐着的两位，一位是风尘仆仆的驻华公使何伯，一位是首相索尔兹伯里派来的特使。这个时候，虽然大英帝国所谓的首相特使、外交大臣特使、殖民大臣特使满天飞，可万一这位特使和何伯公使负责考察他巴纳德的工作表现，那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巴纳德也微微觉得有点儿奇怪：在两年之前，徐一凡从未曾出现在大英帝国的视线中过，虽然知道这个人在爪哇闹出了一场小小的麻烦，就算他在朝鲜战胜了日本，也不过是清帝国的一个土著军阀罢了，如何就能牵动首相派出特使？如何就能让公使何伯急匆匆地从天津赶过来？

何伯微微带着一点儿倦意坐在沙发里，他毕竟是上了岁数的人，英国绅士天然的矜持也让他不必和首相特使——据说也是索尔兹伯理家族的年轻人寒暄太多，只是坐在那里就着白葡萄酒吃色雷斯饼干。

从他个人角度来说，他是倾向于清帝国中枢的。外交家没有私人立场，但是多少会有点儿私人情感，和满清中枢打交道这么久了，那些王公大臣们实在很好对付，况且，他不太愿意和徐一凡打交道，哪怕他在东亚做出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大英帝国太强大了，这等远东的军阀，还远远不够看的。对于东亚，大英帝国的态度从来都是维持现状，维持列强的既得利益。

徐一凡的崛起，打乱了这么一个格局，让他这个老外交家觉得很麻烦，他有种直觉：徐一凡一定是个比满清中枢难打交道百倍的人。如果可能，他宁愿东亚大陆的一切，平稳地在既有轨道上运行，而他可以平静地熬到光荣退休。

可是，日不落帝国承担着全球责任，全世界都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利益，世界上每个角落发生变故，都关系着日不落帝国或多或少的利益，更别说亚洲大陆现在还牵扯着英俄对抗的大赌局！东亚局势变动得如此剧烈，大不列颠岂能不加以应对？

英国在世界上承担的责任太多了，能用在太平洋方面的力量非常少，现在，他们的重心完全在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这个三角区域内。这已经是索尔兹伯理首相第三次组阁，就是在他的任上，英国的力量扩张到了极限，在欧洲进行着加强海军这样大投资的建设，在非洲征服了肯尼亚、尼日利亚、乌干达、罗德西亚，还酝酿着一场将荷兰裔布尔人清除干净的战争，在亚洲又征服了缅甸，在国内，压服了爱尔兰的自治要求！

中欧德国已经崛起，俄国也在亚洲蠢蠢欲动，大英帝国已经觉出一点儿力不从心了，在东亚这个地方保持稳定，维持住一支牵制俄国的力量就成为重中之重。要知道，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热火朝天地开工了，等到西伯利亚大铁路完工再进行布置，就晚了。

这场甲午战事，说真的，英国秉持的是一种几乎完全局外中立的态度，谁打赢了都无所谓，扶植那个比较强的就可以了，强力压服中日不要开战，没那个必要，也没那个精力，中日战争打完，能让两个国家都有求于己。反正西伯利亚大铁路开通还有几年，来得及完成在远东的布局，可偏偏出现了最坏的结果，日本被打

得残废，清帝国也一蹶不振，倒是一个叫徐一凡的军阀趁势崛起了！

东亚的局势一下就变得混乱不堪，在旁边等着收拾残局的大英帝国也一下呆住了：到底该扶植哪一头力量牵制俄国才好呢？或者说，扶植哪一头才能获得最大利益呢？

国内好像比他这位公使还着急呢，徐一凡在清国的新年前向他表示了愿意与大英帝国交涉合作的态度，转报国内之后，这位不过三十几岁，牛津出身的公子哥首相特使就日夜兼程地赶来，想向他探探国内关于这件事情的口风，这家伙居然扯到了伦敦最近的天气！他何伯在远东为帝国服务了四十年，难道这次交涉要以这个公子哥为主导？

那个徐一凡，最迟明天就抵达上海了，现在，他还不知道帝国处理东亚局势的态度，想到这里，何伯再也忍不住了，放下手中的白葡萄酒杯：“索尔兹伯理先生，您了解徐一凡这个人吗？”

帝国首相特使——沃特斯·K·索尔兹伯理讶异地放下酒杯，看着何伯：“我有什么必要了解这位清国的先生？他只需要接受大英帝国对于东亚局势的安排就行了！”

第一百五十六章. 捉狐行动

一辆马车出现在大行宫旁边的一个小院前，这马车是完全的西洋式，两边都有开门，黑漆刷得油光发亮，车辕、窗框、车顶全是名贵的柚木，而四个轮子都是江宁城罕见的胶轮钢辐条，整辆马车，被打理得一尘不染。

拉车的是四匹白色矮种马，鬃毛修剪得整整齐齐，挽具全部都是上等的小牛皮。白色矮种马在英国卖到八百英镑一匹，可是拉这种能坐五六个人的大马车却跑不了多远的路，只是看起来排场罢了。

花三千多英镑，折合关平银差不多两万两来摆这个排场，在整个江宁城，除了李璇李大小姐，还能有谁？

李璇当然不能动用禁卫军亲兵营来伺候她出行，徐一凡对她摆排场的态度向来是——你用自己的钱无所谓，公家的东西不能动半点儿！说实在的，要不是徐一凡实在忙，用媳妇儿的钱享受一下这个时代的顶级腐败生活，也是对他这个曾经的废柴小白领的极大诱惑。

拱卫在这辆马车周围的，全是穿着号服的听差，有二十来人，跟妈和小丫鬟坐着才传进江宁城不久的东洋车，手里捧着各种各样的盒子，里面都是李璇大小姐随时要用的东西，这一群莺莺燕燕跟在车子后面，吸引了路上不少闲汉的目光，不过，看到马车前面那小小的苍龙旗和外圈的江宁府壮班衙役，就知道这车子的主人是谁了，倒也没人敢跟过来看热闹。

徐一凡没有有权力不用的矫情，李璇喜欢乱跑，女孩子的安全总是要顾及的，

他徐一凡的仇人可不少，他自己不怕什么，要是自己的媳妇儿受点儿伤损，那就太那个什么了，所以，江宁府白大知府的壮班，总有十几个差役在督署外随时待命。在李璇带着洛施和杜鹃出门的时候，在外围清一下场。在这个时代，身为上位者，就算你想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老百姓也不会领你这份情！

李璇出门的次数不少，可这么摆谱还是第一次！眼看着李璇的马车直奔大行宫旁边的一处小院而去，这些衙役心里都在叫：要坏！要坏！

本地衙役都是地里鬼，江宁地面上的事儿，没有他们不知道的。秀宁经常单身拜访徐一凡这等通天的大八卦，他们如何能不知道？江宁城背地里传这位旗人格格什么的都有。

白斯文暗暗关照衙役们照看一下秀宁住的小院，看眼下这架势，徐大帅的正房夫人岂不是来抄大帅的外宅了？他们该帮哪头儿呢？还是干脆装没看见？要是正房太太和大帅宠爱的外宅夫人闹出什么好歹来，他们夹在中间，这场挂落无论如何也少不了！

脑子灵醒的衙役，已经飞似的跑去报告白斯文了，这种事情，还是让上官来头疼吧，他们肩膀窄，担不起。

在衙役们不尴不尬的目光中，小丫鬟一掀马车帘子，先出来一对如花似玉的小丫头，个个眉清目秀，白狐裘坎肩儿映得小脸红扑扑的。她们放下马车梯级，然后就下来等候，接着，就见一个栗色头发的窈窕身影从马车里下来了，最后，从车上下来的是洛施和杜鹃。

院子里的老妈子听见外面的动静，哎呀一声把门打开了，然后探出半个身子查看究竟，人眼就是李璇摆出的浩大排场，外头的听差丫鬟和老妈子全都瞪着她，那伺候秀宁的老妈子吓得腿一软，哎呀一声就朝里头跑，江宁土白喊得震天响：“小姐，小姐，外头起倒头队伍了，把门堵得老鼠都出不去，小姐你来看看噢！”

看见老妈子张皇失措的样子，李璇自得地一笑，扬起下巴：“走，咱们进去瞧瞧，看看这位姐姐到底是何等样的人才！”她不要南心爱和南英爱扶，自己下了马车，摇曳着就进了小院子。

杜鹃跳下车子，紧紧地跟在后面，洛施拖着长腿，要跟不跟的，小脸上全是紧张。

外面的壮班衙役心里哀叹：“完了，完了，进去了，这外宅要给砸得粉碎了！”

李璇意气风发地进了院子，就见堂屋的帘子一掀，出来两个小姑娘，正是秀宁的那对明珠美玉，不过，这两小丫头脸上一点儿笑意都没有，只是绷着小脸紧张地看着她们。

南心爱和南英爱总算见着正主了，对望了一眼，浑身的精气神都绷足了，这个时候不能弱了气势！

李璇和她们在北京城有一面之缘，这对宝贝丫头当真是人见人爱，送了名贵的钻石头饰不说，背后还一直跟徐一凡念叨，今儿又见着了，就差眼睛里冒爱心了：“你们也在呀？怎么不去找我玩儿？”

南心爱和南英爱顿时垂下头在地上找蚂蚁。

陈洛施也笑着拍巴掌：“今儿算是见着真人了！难怪老爷记挂这对小姐妹花这么久！”

杜鹃在后面翻了个白眼，用力地扯了扯李璇的衣服：“李小姐——”

那对双胞胎小丫头瞧着李璇，手一扬，亮闪闪的，正是李璇送她们的钻石头饰：“你们可别觉着我们小姐好欺负，你们仗着人多就过来找麻烦！”

“你的东西，咱们不稀罕，这就还你！”

南英爱是姐姐，比自己那个懦弱的妹妹厉害一点儿，当即就扬着头骂了回去：“你们也配不上用我们小姐的东西！还回来我们也是丢在茅坑里，给你们用脏了！”

南心爱赶紧附和：“就是！就是！”

两对双胞胎在那里斗嘴，李璇这才想起来自己的来意，一拍杜鹃拉她的手，笑道：“我可不是找你们的！里头那位，让一对小丫头出来算什么本事？知道我不舍得欺负她们是不是？”

屋里响起了秀宁淡淡的声：“馨儿，乐儿，我不是让你们迎客吗？怎么斗起嘴来了？这是待客的道理吗？李小姐，侍婢不懂事儿，您别见怪，我这就给您道歉。”话音才落，屋里便出来一位淡雅若菊的女子，发色乌黑，眉目如画，清丽娴雅之处，只要是男人见着，都会心头一软，只是，她的眉宇之间隐隐有一层忧戚，让人更加我见犹怜。

李璇可没读过虞之通的《妒记》，说不出“我见犹怜”这种话来，再说，她又不是徐娘半老、姿色不在的大房，她才盈盈十九岁，更知道自己到底有多美艳！正因为有这份自信，她才会找上门来，就是要看看徐一凡有了她之后，怎么还会对别的女人动心思！

秀宁虽然清丽，但是论起容色，远不如她，青春活力，也远不如洛施和杜鹃，怎么就能把徐一凡迷得五迷三道的？

李璇瞧了一眼敛衽行礼的秀宁，扬起雪白的小脸，大模大样地道：“不过就是如此嘛！我还以为怎样倾城倾国呢！要是这样也能迷住徐……咱们老爷，那他也太没眼光了！好了好了，我算见着了，也没什么意思！”

秀宁低眉笑笑：“李小姐，我想您是误会了！外面天冷，您请里面坐，正好我这里还有点儿贡品大红袍，冬天饮此，可以补补气血！”

李璇摆摆手：“不用了，我在这儿就好，里头太小，我才不乐意进去呢！”

正在这时，外面的跟妈和小丫鬟喻的一声就拥了进来，瞧见李璇站在那里，就忙着在院子里的石凳上铺洋毡，上面又放了一层裘皮坐垫，保温瓶里的银耳热汤早就倒了一杯出来，递到了南家小姐手里，只怕李璇口渴。

几个粗使老妈子更是手里抱着挡风帐子，知道李璇是在南洋长大的，怕冷，要是在外面站得久，就在两旁张起帐子，替她挡风。

看着李璇身边穿花似的绕着这么多伺候的人，鬟儿和乐儿轻轻地哼了一声，站到了秀宁身边。

富贵景象，谁没见过啊？还能盖过颐和园里头的？咱们小姐现在是甘于平淡罢了！想仗着人多欺负人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们碰小姐一根手指头！只是，她们人太多了，今儿，只要她们欺负了小姐，豁出去丢人，咱们也要跑到姓徐的那里告状，了不起让他占点儿便宜，也要帮小姐出这口气！

鬟儿和乐儿对望了一眼，两姐妹心灵相通，在那里暗暗点头。

秀宁看着李璇如此态度，不过淡淡一笑。李璇的美艳，她见着都忍不住心旌摇动，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出色的女子，身上满满的都是自信，更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李璇虽然是女孩子，但是说话举动，却很大方，有一种受过良好教育、见过大世面的独特气质。秀宁眼中见过的贵女多矣，排场盛大、富贵逼人的，超过李璇的也有，可是那些贵女，却没有一个身上有李璇那种独立自信的气质！

这是在南洋的碧海蓝天里长大的天之骄女啊，也只有这样的女孩子，才配得上徐一凡这样的英雄！想到这里，秀宁讶异地发现，自己居然有点儿黯然神伤！

她赶紧收拾了一下心神，李璇为什么来找她，她清楚得很，大概是以徐一凡和她有什么吧？徐一凡这等人物，小事不计较，在大事上，岂是美色动摇得了的？李大小姐趁着徐一凡不在，是来向她讨个说法罢了！李璇也知道不能给徐一凡添乱，看来，这位大小姐还是很知道进退的……

她和徐一凡能有什么？就连她引以为豪的智慧，在徐一凡面前，也觉得和他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不是智商上的差距，而是见识上的差距，她秀宁一生难得服人，对徐一凡，她是真的服了！他不过二十几岁的年纪，这天下大势及未来百年，似乎就是他掌中的烟云一般！

徐一凡几次见她，无非就是了解一下旗人贵戚、宫廷内外以及北京旗人的情况，这位徐大帅在为进京城、一举解决京城旗族皇室做准备呢！其他，无非就是说闲话，无一句及于私。男女独处，这家伙居然一直那么一本正经，最了不得，也

就是露出六颗大白牙笑笑!

“李小姐，徐大帅约见小女子，为的也是公务，小女子略略知道一些京城内外的消息动静，大帅不嫌小女子见识浅陋，不过垂询一二，其他什么事情，都是谈不上的。小姐天仙一般的人物，更是秀外慧中，当是明白其中关节，如果小女子有什么得罪的地方，先在这里向李小姐谢罪了!”秀宁咬着细白的牙齿，强压住心头莫名的翻涌。

不知道为什么，对李璇，秀宁有点儿不想解释，干脆让她闹就是了，不过，这点儿孩子气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她不由得哑然失笑：自己现在不过是在徐一凡的照拂下，守着自己的老弟弟过安生日子，不再是当初北京城旗人贵女第一，和李璇计较些什么？

秀宁在那里低声解释，李璇走动了几步，只是听着。

杜鹃站在李璇身后，心里只是叫苦：这下算是闹不起来了！她知道李璇的脾气，吃软不吃硬，骄傲到了骨子里。

当初，徐一凡在朝鲜得罪了她，她说走就走，害得徐一凡骑马追了几十里路。李璇是个讲道理的人，特别是在别人服软的时候。秀宁如此，李璇再也没有继续计较下去的道理了，那她杜鹃岂不是白做了恶人？

她偷偷地看了身边的洛施一眼，长腿高妹正眉花眼笑地喝银耳汤呢，看闹不起来，估计最高兴的就是她，傻妹子，真是一点儿危机意识都没有。老爷要是当了皇帝，这后宫的封号，可关系着咱们的后半辈子！

听秀宁低声下气地解释完，李璇点点头，慢慢走到铺好坐垫的石凳前坐下。

大家都看着她的脸色，李璇低着头想了想，抬头展颜一笑：“对，这个不怪你，徐一凡不见你，你也不会进督署的门儿啊！我知道，咱们老爷是要推翻旗人天下的，你是旗人，当然要求老爷对你们旗人高抬贵手了……听说江宁满城三万多旗人的命就是你求下来的？为这个见咱们老爷，总不是错儿！”她笑着拍拍手，又站了起来，“好了，话说开了我就不怪你了，你们也怪可怜的……以后进督署见老爷，顺便也来见我，带着你这对小妹妹来找我玩儿！老爷毕竟有那么多大事，不方便直接照顾你们，你这对小妹妹很投我的缘，以后多找我玩，我会照应你们的！”

在李璇美艳的外表下，其实也是一根粗神经，她觉得这次找秀宁来闹事儿，自己要处理得得体，话要说得仁至义尽，徐一凡回来，她还打算献宝来着，瞧瞧，我没给你丢脸吧？没吃醋，没耍大小姐脾气，还帮你圆场面，照顾你的名声！

却没想到，听着她这大度宽解的话儿，秀宁的脸色却越来越白，眼神只是静静地看着脚下。